

第一章 不作死求活路

葉青青看著遞到她面前的那張銀票，腦袋一陣眩暈。

這是夢，一定是她在作夢！

可是四周的泥牆、茅草屋，身下硬邦邦鋪著稻草的土炕，蓋在身上打著補丁的棉胎結塊發硬的被子，卻又那麼的清晰真實，無一不在提醒著她這一切並非是夢境。腦子裡如洪水般不停湧入的陌生資訊，讓葉青青在天旋地轉中終於弄明白自己穿越進了一本小說裡，她還沒來得及消化，就聽到銀票主人說話的聲音——

「葉姑娘，在下已在此地耽擱不少時日，恐家中親人牽掛，打算今日便啟程返家，這一百兩銀票是在下的一點心意，還望葉姑娘收下。」

男子的聲音清朗悅耳，捏著銀票的那隻手更是骨節分明、白皙修長，極為好看。

葉青青的視線沿著那隻手漸漸上移，入目是一張俊秀的年輕臉龐，頭髮烏黑，唇紅齒白。年齡約莫二十上下，長身玉立，一身竹青素色綢緞錦袍更襯得他清雅淡逸、氣質不凡。

葉青青不由得暗暗在心中感慨，不愧是書中的男主角，就憑這顏值，放在她曾經生活時代的娛樂圈，那妥妥的是頂流。

想到自己竟然穿進了一本古早虐戀小說裡，葉青青憋悶極了，更憋悶的是她穿成了書中同名同姓的炮灰反派。

原主本來是一鄉間農女，雖然家中清貧，但是父母恩愛，疼寵兒女，一家人又都勤勞能幹，日子倒也算過得幸福和美。

一日葉父上山砍柴時突降大雨，遇到在山中迷路的男主一行人，心善的葉父便領著男主一行人回家避雨。誰知半路上因暴雨導致巨石從山頂滾落，危急關頭，葉父推開男主救了他一命，自己卻當場被滾落的巨石砸死。

身懷六甲的葉母驟然聽聞葉父的死訊，悲痛之下動了胎氣，最終一屍兩命，難產血崩而亡，一夕之間葉家只剩下十三歲的原主和六歲的幼弟。

男主愧疚自責，便將原主姊弟倆帶回寧遠侯府，留在他身邊做了丫鬟小廝使喚，如此既能照顧庇護他們姊弟，也算報答葉父的救命恩情。

可是侯府的富貴生活卻讓原主漸漸迷了眼，對男主動情，生出嫁給他的心思，想藉此飛上枝頭成為人上人，享受榮華富貴。

男主愛的卻是自己那病秧子哥哥的未婚妻，也就是女主，只是顧忌彼此身分，一直克制隱忍。原主洞悉男主的心思後心生嫉恨，仗著恩情開始作死之路，不停在男女主之間製造誤會，各種挑撥離間、誣陷謀害女主，成為男女主之間感情的催化劑，以一己之力推動無數虐身虐心的虐戀劇情。

最終男主看清原主惡毒的真面目，念著葉父的恩情只將原主姊弟倆趕出了寧遠侯府，可是流落街頭的姊弟二人卻落入深愛女主的癡情男二手中，最後受盡折磨而死。

回顧完劇情，葉青青差點當場表演一個心梗去世，好在她穿越的這個時間點葉父葉母剛剛去世，男主周景安尚未帶她回寧遠侯府，一切都還來得及。

周景安見葉青青神情怔愣，整個人呆呆的不動不說話，心中愧疚更甚，想著葉家

因為他沒了三條人命，只剩下無依無靠的姊弟二人，自己只留下張一百兩的銀票就走人，確實說不太過去，可是他出門許久，身上的銀錢所剩不多，這一百兩已經是他能拿出來的極限。

周景安想了想，摘下腰間的玉佩，連同銀票一起遞到葉青青面前，「葉姑娘，日後若是遇到難處，可拿這枚玉佩去甘州寧遠侯府找我，但凡我能做到的，赴湯蹈火絕不推辭！」

葉青青記得小說中可沒有給玉佩信物這一段，周景安本想留下銀票就離開，可是原主驟然父母雙亡，心中悲痛悽惶，對未來更是茫然無措，見周景安氣度不凡，出手闊綽，想來必定出自富貴之家，便像是溺水之人遇到一塊浮木，立刻緊緊攀附上去，因此周景安才會改變主意，將姊弟倆帶回寧遠侯府。

葉青青不是原主，自然不會像她那般將周景安當做後半生的依靠，更不會走原主選的那條路——去寧遠侯府給周景安當貼身丫鬟。

在她看來，周景安嘴上感念葉父的救命之恩，所作所為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原主姊弟倆雖然出身清貧農家，卻是良民，在這個階級分明的時代，農戶的地位僅次於土族，可是跟著周景安回寧遠侯府後，姊弟倆立刻變成奴身。

雖然周景安因為葉父的緣故對他們另眼相待，使得姊弟倆在侯府一眾僕從中地位超然，其本質仍是供人使喚的奴僕。

奴僕，那是比商戶還低賤的存在，若是不知情的外人看了，真不知葉父是於周景安有恩還是有仇了。

葉青青的腦子又沒進水，當然不會放著自己當家做主的自由日子不過，去給男主為奴做婢。她抬手接下周景安給的銀票和玉佩，這是葉父葉母用命換來的，她拿得一點都不虧心，況且葉家清貧，還有個六歲的弟弟要養，總得為以後做打算。

「多謝周公子，公子一路平安。」

葉青青話音方落，一個身著深藍色粗布衣裙的中年婦人端著碗茶水進了屋子。

婦人住在葉家隔壁，原主喚她王嬸子，之前葉父葉母下葬，原主哭得昏厥過去，王嬸子便和另外一位姓趙的嬸子留在葉家照顧姊弟倆。

王嬸子今日見周景安來了，便殷勤得去燒水泡茶，這會兒茶泡好了，便給周景安端了過來。她甫一進屋，視線就落在葉青青手中的銀票和玉佩上，目光一閃，隨即堆起滿臉笑容，「周公子這是要走了？」

顯然是聽見了方才葉青青和周景安的對話。

周景安衝王嬸子點了點頭，並不與她多話，「葉姑娘，你們姊弟二人多保重，待我回去後會安排人關照你們。」他拱手與葉青青道別。

「周公子不必掛心我們姊弟，這些銀錢足夠我們過日子了，若是以後遇到難處，我們自會去找周公子求助。」

因著小說中原主姊弟倆的悲慘下場，葉青青並不想和周景安這個男主多加牽扯，若是自此永不相見再無來往才好呢！

葉青青將銀票和玉佩收好，起身送周景安出了屋子。

正在院子裡玩的葉小山見周景安等人從屋子裡出來，不由得怯怯地站在原地，衝

葉青青喊了一聲「姊姊」。

葉青青聞聲，抬頭看向原主的這個弟弟，他一副面黃肌瘦像根豆芽菜似的樣子，不過眉眼卻生得很好看，尤其是那雙大眼睛又黑又圓，格外惹人憐愛。

前世身為獨生女，葉青青一直很想有個弟弟或妹妹，不過她爸媽生了她以後就把她丟給爺爺奶奶撫養，然後一門心思奮鬥事業去了，一點兒都沒有生第二胎的打算。

沒想到她想有個弟弟的心願竟然在穿書後實現了，這個弟弟長得還很合她的眼緣。

撇開這一點不談，既然她佔用了原主的身體，就該替原主好好照顧唯一的親人。

小說中葉小山的存在感並不高，幼年突逢變故，又在寧遠侯府這樣的高門大戶中寄人籬下，造成了他膽小怯懦的性格，原主做的很多壞事他並不認同，可惜勸不住原主，反被嫌棄拖後腿，他最後的淒慘下場可以說是受了原主的連累。

不過現在換了芯子的葉青青自然要帶他走一條和劇情不一樣的路，掙脫劇情安排的命運，過不一樣的人生。

葉青青衝葉小山招了招手，「小山，周公子要走了，過來和周公子道個別。」

葉小山依言上前，怯怯地和周景安道別。

周景安笑著揉了揉他的腦袋，轉身出了葉家小院。

小院外早有隨從牽著馬在一旁等候，葉青青姊弟倆目送著這一主一僕騎馬離開。

誰知周景安前腳剛走，後腳就有人陸陸續續往葉家來，來人中為首的是位五十多歲的白髮老者，拄著一根鶴首拐杖。

這老者姓徐，是靠山村的里正，因其處事公道、為人正直，在其轄下的十村八鄉中頗有威望。

和徐里正一起來的還有四位上了年紀的老人，都是村子裡德高望重之輩，他們身後還綴著許多跟過來看熱鬧的村民，沒一會兒葉家小院就擠滿了人。

這場面讓葉小山忍不住緊張地牽住葉青青的手。

葉青青察覺他的驚惶不安，安撫性揉揉他的腦袋，然後根據原主的記憶上前與徐里正和幾個老人逐一問好，將人請進堂屋中坐下。

葉父葉母一向與人為善，他們的身後事也是徐里正張羅、村裡人一起幫著辦的，所以葉青青猜測徐里正等人來葉家應該不是來找碴的，多半是有正事。

至於是什麼正事，她心念微轉，轉瞬便有了底。

果然還不等葉青青開口詢問，徐里正在葉家堂屋坐下後便直接開門見山道：「青青，聽說周公子走了，我們來是想問問你們姊弟倆今後有什麼打算？」

葉父為救周景安而死，徐里正本以為周景安會妥善安置葉青青姊弟倆，誰知今日竟聽到消息說人直接甩手走了。

徐里正瞧著周景安的來歷不一般，不敢對他指手畫腳多加置喙，所以在周景安離開後不得不操這個心，找了村裡的幾位族老一起商議如何安置葉家這兩個未成年的孤兒。

「青青啊，照理來說你們爹娘都去了，妳和小山就應該回葉家老宅跟著妳奶奶他們一起過，可是……」徐里正說到這兒忍不住面露難色，似乎不知道後面的話該

怎麼說。

葉青青只聽了前半截就心中了然，他們和葉家老宅的關係不怎麼好，這中間很是一番耐人尋味的故事在。

當年葉老太太嫁進葉家後久久不見有孕，那時候葉家又子嗣不豐，只有葉老頭一根獨苗，急得葉老太太的婆婆差點要休掉她。

後來葉老太太不知打哪兒聽說了一個「抱子得子」的說法，就是不孕的婦人去抱養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可以領著胎兒來投胎，使不孕的婦人懷上孩子。

葉老太太半信半疑地去善堂抱養一個父母俱亡的男嬰，半年後果然有了身孕，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孩子一個接一個的懷上，共生三子兩女。

被葉老太太抱養的那個男嬰就是葉青青的父親。

起初葉老太太對葉父視如己出，十分疼愛，認為他是個小福星，給自己帶來了兒女運，可是隨著有了親生兒女，葉老太太就漸漸越來越偏向他們，這份偏心在葉老頭突然得了重病，大夫讓準備後事時達到頂峰。

依照大宣朝律法，父親去世，嫡長子繼承七成家業，剩下的三成由其餘的兒子均分。這個嫡長子並不僅限於血緣關係，過繼、收養、記在嫡妻名下的庶長子等等符合律法層面上的父子關係都是被認可的。

葉老太太以往不知曉這些，還是葉老頭重病後與她說起，她才知道竟然有這樣的規定。

葉父雖然不是他們親生的，可是戶籍登記上就是朝廷律法明明白白承認的嫡長子，能繼承葉家七成家產。

一想到她和葉老頭死後，葉父會分得七成的家產，而她親生的三個兒子卻只能均分剩下的那三成，葉老太太就心痛難忍。

葉老頭也不願意將七成的家產給葉父這個毫無血緣關係的養子，所以夫妻倆一合計，便演了一齣戲。

葉老太太花錢買通了一個神婆，上門給葉老頭跳大神驅病時，忽然指著葉父說他是災星，葉老頭的病都是讓他給剋的，只有將他逐出家門斷絕關係，葉老頭的病才會好，否則剋死了葉老頭後還會繼續剋葉家其他人。

葉老太太趁機吐露葉父的身世，先用對他的養育之恩打感情牌，再以葉家其他人的性命道德綁架，逼迫葉父離開葉家。

葉老太太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彷彿一道晴天霹靂直接劈在葉父的頭頂，最後葉父帶著妻兒從老葉家淨身出戶，一家人在村尾山腳下搭了兩間茅草屋住了下來。這件事當時在村子裡鬧得沸沸揚揚，明眼人一瞧就能看明白裡面的貓膩，葉老頭夫妻倆不想把七成家產給養子無可厚非，畢竟人心都是偏的，誰都想讓親生兒子繼承家業，不願意便宜沒有血緣關係的外人，可是葉老頭夫妻倆這事做得也太不地道了。

村裡人都瞧著，葉父自從懂事起，一點點的小人兒就開始幫家裡幹活，等到了成婚的年紀，葉老太太卻拖來拖去不肯給他相看，不想出那份聘禮錢。

後來葉父無意救下一位逃難的年輕女子，女子無處可去便嫁給葉父，他的婚事才

算有了著落。

葉母人長得好看不說，還有一手好繡工，憑著這個沒少賺錢，可是錢卻全都進了葉太太的口袋裡。

葉青青和葉小山自懂事起就開始打豬草餵雞餵鴨，每日不停幹活。葉父這一房就像是老黃牛一般為老葉家辛勞付出多年，誰知最後竟被淨身出戶，瞧著實在讓人心寒。村裡自然有人替葉父不平，只是葉家的家務事他們無法插手，只能嘴上嘲諷鄙夷幾句罷了。

葉父無親族依靠，人孤力單，無處去討公道，寒心之下，也權當這些年的做牛做馬是還葉老頭夫妻倆的養育之恩。

葉父葉母亡故後，葉家老宅的人聽到消息，唯恐要他們掏銀子辦喪事，便一直緊閉門戶裝死，更別提去靈堂上露個面，給亡者上炷香了。

幸好喪事的一應花費都由周景安出，再加上村裡人幫忙，葉父葉母這才順順當當的入土為安。經此一齣，更顯得葉家老宅的人冷血無情，為村裡人所不齒。

這會兒說到讓葉青青姊弟倆回葉家老宅，由葉太太撫養，想也知道這事兒不好辦。

徐里正似乎也明白這一點，不由得歎了一口氣，「我已經讓人去葉家老宅請人了，等人來了再說……」

話音剛落，一個中年漢子氣喘吁吁地跑過來道：「爹，老葉家的人不肯來，他們說……」

這中年漢子是徐里正的二兒子，名叫徐有田，先前徐里正就是打發他去葉家老宅的。

徐有田看了葉青青一眼，這才吞吞吐吐道：「他們說和青青姊弟倆沒有關係，不會管他們的事。」

徐里正當即臉色一變，杵著拐杖起身，怒氣衝衝道：「我親自去請！」

老葉家的人不想管葉青青姊弟倆是一回事，可是他讓兒子去請人，對方來都不來，這就是不把他這個里正放在眼裡，是在打他的臉。

葉青青見狀忙將人攔住，「徐爺爺，不必去找葉家老宅的人了，我心裡已經有了打算，您先坐，坐下聽我說。」

徐里正聞言才坐回去。

葉青青清楚原主一家人在葉家老宅過得是怎樣被欺負壓榨的日子，更清楚那是一群什麼樣的極品人渣，自然不能往葉家老宅那個火坑裡去跳。

「徐爺爺，當初我爹離開葉家老宅的時候，說過與他們再無干係，所以我和小山是不會回去的，我們姊弟倆就獨門獨戶自己過。」

徐里正皺眉，「這怎麼行？你們年紀還這麼小，單過的話拿什麼養活你們自己？」

葉青青解釋道：「周公子走之前給了我一張一百兩的銀票，我打算用這個錢買些田地，再把田地租出去，一年下來的租子就足夠養活我和小山，而且周公子還給我留了信物，他是寧遠侯府的二公子，以後我們遇到難處可以直接拿信物去找他，他回侯府後也會不時派人來關照，不會不管我們姊弟的。」

說到這兒，葉青青從袖子裡掏出銀票遞給徐里正，「徐爺爺，這買田地的事情我不懂，也沒有門路，只能麻煩您幫忙了，若是有人賣田，徐爺爺直接幫我們姊弟買下來就是。」

先前周景安給銀票的時候不巧讓王嬸子看到了，王嬸子這個人心腸不壞，人也熱情，就是有個大嘴巴的毛病，恐怕這銀票的事用不了幾天全村人就都知道了。

葉青青想著既然瞞不住，乾脆挑到明面上，也省得後面招惹不必要的麻煩。

徐里正的人品是靠得住的，這銀票又是她在眾目睽睽之下給的，不怕他起歪心昧下。而且她還故意透出周景安的身分，對靠山村的這些平頭百姓來說，寧遠侯府這樣的勳爵之家是高不可攀的存在，更是他們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葉青青這樣做也是在明白的告訴村裡人，雖然他們姊弟現在成了孤兒，但是他們有寧遠侯府的公子撐腰，誰都別想欺負他們！

儘管葉青青並不打算和周景安多來往，但是眼下的處境只能先扯虎皮拉大旗了。

徐里正聽了葉青青的話，心裡竟不自覺的鬆了一口氣。

靠山村是個雜居的村子，村民們多是百年前因為逃荒在這兒落戶的，葉家只有葉老頭這一支，若是他們不肯收留葉青青姊弟，他們也沒有別的親人可以投奔。至於村裡其他人，大家都過得不寬裕，養活自家的孩子都緊巴巴的，誰也不願意再多養兩個非親非故的孩子。

徐里正原本想著葉青青姊弟好歹叫葉老太太一聲奶奶，這些年祖孫感情總有一些，他拿出里正的權威去壓老葉家，總能叫他們收下這兩個孩子，可是又擔心如此一來，老葉家的人不會好好對待他們，反把他們推進了火坑。

現下他不用發愁了，他就說周公子那樣的體面人，怎麼會做撒手不管這樣不講究的事情呢？

徐里正的目光落在葉青青臉上，暗含讚賞，這丫頭以往瞧著悶不吭聲只知道埋頭幹活，沒想到竟是個心裡有成算的，她能想到買田地這一點，以後的日子就不會過差了。

徐里正看向其他的幾位族老，「你們說呢？」

其中一位姓李的老爺子沒有回答，反而開口問葉小山道：「小山，你姊要帶你單過，你願意嗎？」

在他看來，葉青青畢竟是個女娃，葉家以後要靠葉小山頂門戶，他才是一家之主，這事葉青青說了不算，得葉小山點頭，哪怕他今年只有六歲，可他是葉家的男丁。葉青青並不知道李老爺子重男輕女的心理，想著她沒有提前和葉小山商量，自己就做了決定確實不對，但是事發突然，她想商量也沒時間。

葉小山難得機敏了一回，聲音堅定道：「我都聽姊姊的。」

葉青青眼底霎時漾滿笑意，如此一來，其他人也沒什麼可說的。

徐里正接下了葉青青的銀票，許諾會幫她留意買田地的事。